


母親 / 張文誌

我來自於新住民家庭；父親是台灣客家人，母親是印尼華僑。約莫二十多年前，父親在婚姻仲介介紹下，頭次看到母親在照片上的青澀面孔，便對她一見鍾情。

對於母親，父親並非他的意中人，他對於她，感到陌生，對他也沒什麼特別的情感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朝夕相處和觀察，外婆覺得父親老實憨厚，懂禮法，識大體，於是要母親嫁給他。外婆的決議和執意，讓母親無所適從，徬徨無措，但在當時的華人社會裡，思想、觀念皆傳統、保守，婚姻大事理應順從父母之命，只能妥協。對母親而言，這無疑是她人生中巨大衝擊，也對她未來人生命運，起了不小波瀾。

相親，使父母親第一次邂逅。然而，很多人認為父母的婚姻是樁買賣交易，頭次聽到時有些不以為然，當下很難接受這種說法，但其實這樣的跨國婚姻汙名化，充滿著歧視、傷害的意味。對於從印尼遠嫁到台灣的母親，一開始，面對如此的婚姻安排，心裡是既難過又無奈，一直天真地覺著有一天會嫁給自己心儀的對象，過哲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。遠渡重洋，嫁來異地，面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第一次遠離家鄉，第一次來到新環境生活，第一次要和異鄉的人相處，內心不免感到害怕、緊張。

入
選
獎



母親向來很少提及她的過去，父親也是。曾經，我跟母親聊天，提及「外籍新娘」一詞時，她不啻對這詞感到意外、氣憤，也避之不談。我想，母親之所以如此，可能剛嫁給父親時，由於自己的婚姻事實，被四圍的人冷言閒語，嗤笑譏刺，甚至嘲弄她來自外地，猶如商品，才會被賤賣給父親做老婆，備受如此的汗鱗、羞辱，一切心酸往肚裡吞，在她心中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傷痕。至今，隨著時間的沖淡和長期的獨處練習，母親對於這一敏感字眼，漸然釋懷，不在受制於旁人對於此詞的念想，勇於接納自己的身分，並處之淡然。

母親嫁入台灣後，第二年生下了我，內心充滿著第一次為人母的我欣悅和歡喜，那時，我出生在一個大家庭裡。後來家裡的親戚搬家搬出去，此後，再也很少往來、聯絡，我的家成為了小家庭，我和父母一家三口一同居住。我有了弟弟之後，漸漸地，我開始成長懂事，慢慢留意他們在生活上的種種身影，尤其是母親，常在空閒的時候，在小茶几前，愜意地啜飲著一杯咖啡，搭配著來自印尼的小點心吃著，望著遠方的窗外，一個人獨處，一坐就是好幾小時。

入選獎



入選獎

母親雖然很少提及她過去的種種，但，我想，她剛嫁過來，不僅要面對離鄉之苦，還要承受新環境所帶來的各種壓力，生活有很多不便，想必心裡很煎熬，再加上給自己屬於自我獨處時間可能不多，頓時覺得她那些日子熬了過去，很不容易，不禁令人動容鼻酸。在親戚搬出去前，母親曾經告訴我，她的個性將會改變，要變堅強，說到做到。也許，這些傷痛，在獨處練習中，使她想過，要為自己的生命做些改變，不再讓過去的苦痛重蹈覆轍。

母親每天忙於家務，有時也會在金香鋪幫父親的忙。那時，無論是在家或是在外，我覺得母親是位倔強，蠻橫無理，很情緒化的人，時不時就動怒，常常把情緒包袱扔給我、弟弟和父親，讓我們仨人受罪；有時會跟父親起口角，甚至發生嚴重的肢體衝突。面對母親所表現的負面形象，確實令人既反感又無奈，但那時我和弟弟還小，無力反抗。然而，為了家庭的和睦，父親經常對於母親的言行處處包容、忍耐，也常常告訴我和弟弟，要多多寬容、忍讓著她。



入選獎

想想，父親這樣行是有道理的，母親也並非故意而為之。畢竟，遠從印尼嫁來這裡，與故鄉親友長期離別，時常想起過去在印尼生活的種種，且沒有熟識的親友可以談心，又因曾被異樣的眼光、言語傷害過，致使她的內心處於封閉、孤單及痛苦，不時跟人相處會提高戒心，武裝自己，以自我防禦。或許也是母親從小所受的教育思維、觀念傳統、保守，或許也是為人母的生活經驗不夠豐富，以至於許多人覺得她很難相處，不可理喻。其實，每當看到母親獨自一人時，有時會默默哭泣，陷入悲傷的情緒當中；有時也會處於煩憂、迷惘和掙扎。我默然祈禱上帝，願祂能給母親一些空間和時間，讓她在獨處中，生命能夠得到釋懷、改變。每每的獨處練習，時間、經驗的積累，後來讓母親漸漸發現自己，不再在意旁人的眼光、看法，性格變得和藹、易相處，家庭氛圍隨之改善不少，很多人對她也逐漸改觀。



入選獎

母親也曾經歷過對自己婚姻即將破碎的可能而感到不安惶恐的陰霾。記得在念小學時，母親看連續劇，易受之影響，可能也常聽信街坊鄰舍婆婆媽媽的胡言亂語，常對在晚上在外兼職的父親的晚歸非常擔憂、氣憤，甚至起了疑心，並認為他有外遇。在金香鋪做生意，若母親看到父親和女顧客有親密的互動，便會吃醋、誤會，甚至會在金香鋪結束營業後和他吵架，起爭執；之後，自己默默躲在房裡哭泣、難過。我想，或許，是因母親不夠深入認識、了解父親的緣故，沒有每天和他朝夕相處，所以才對他沒有完全足夠的信任感。也因母親在新環境生活時間不夠長久，生命閱歷不夠豐富，缺乏安全感，才容易胡思亂想，疑神疑鬼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和心情調適，母親慢慢了解並學會「得饒人處且饒人」，漸漸解開心中的心結，生命得到了釋放，豁然開朗，不再對父親產生疑心，願意相信、諒解他，並抱持平常心，終走出了陰霾。



入選獎

高中時，母親希望能增加家裡的收入，賺更多錢，提升家裡生活品質，於是決意出外找工作。母親的興趣喜歡做吃的，所以四處找尋能雇用他的小吃店、便當店。一開始，母親在一家小吃店工作，然而由於很久沒出外工作，不大能適應工作環境，每當下班後，都拖著疲倦的身子回到家，由於店裡的同事、顧客知道她從外地嫁來的，又不識中文，有時被他們閒言閒語，說三道四；又由於思想和觀念上的差異，對於母親而言，有時難以忍受同事的工作態度與表現，也看不慣顧客的待人之道。因這些原因，她時常被情緒勒索。最後，再也無法忍受如此工作環境，很快就離職了。每當母親下班後，雖然疲累，但回到家都會泡一杯咖啡，獨自一個人坐在小茶几前啜飲，沉澱心情，並回想當天上班時所發生的事，雖然偶爾會長吁短嘆。然而，每每這樣的獨處練習，讓母親慢慢明白人生中許多道理及其意義，學到人生的許多功課。

母親持續地找餐飲方面相關工作，有傳統早點店、素食店等。但由於找到工作的工作環境大都不適合她，沒做幾天就向老闆辭工。每當向老闆辭工當天回到家後，母親會獨自一人在小茶几前難過著，但之後，喝上幾口自己親手泡好的咖啡後，心情就平復了許多。然後，沉思，釋放，振作精神，並鼓舞自己再重新出發。在待業期間，母親仍舊擔任全職家庭主婦，也幫忙金香店舖的生意事務。



入選獎

後來，由於金香舖生意漸漸變得不好，加上父親得到小中風，需要醫藥費，母親為了支撐家計，為了籌錢，急忙四處打探工作。所幸，感謝上帝的眷顧，最終在一家麵攤找到了份穩定的工作。幾乎每天，母親都要早起去上班，下班後回到家，拖著疲累的身子坐在小茶几前，放空，調適心情，並啜飲幾口親手剛泡好的咖啡，「療癒」自我。每週一放假時，母親偶爾會忙於一些家務，偶爾會在金香舖幫忙父親賣金香，但大部分時間，她都獨自一人，進行獨處練習。就這樣，日復一日，直至如今。

如今，母親年紀趨於老邁，但從小看著母親的身影至今，覺得母親的生命持續地在改變，嫁到台灣至今，雖然時常碰到無奈或不如意的事，內心不免感到憂傷、迷惘、煩躁，被消極的情緒所支配，但每次的獨處，總是讓母親靜下心來，面對自己，和自己對話，並且學習寬宥，使她更能認識生命，生命進一步調整、釋放，漸以老練、成熟的人生觀對待生命中的經歷；同時，也讓她的生命意念益發強韌，不再軟弱。希望，獨處的練習，能繼續幫助母親，讓她的生命綻放美麗的花朵，走向美好的康莊大道。